**碘伏·茶叶盒·自行车**

仿佛是某种规律，潘兴业在过了某一个年纪后，就变得和那些遭人诟病的老人一样，思想永远粘滞不前，但身体的衰老不会因此停止。村里的人们都叫他“老古董”——固执、陈旧、落后，可他毕竟不是真正的古董，他的居所是破烂不堪的瓦房而非博物馆的玻璃罩子，就连纯真善良的孩童都不会用正眼去瞧他。

“老古董”大概是无妻无子的，没人知道他的前半生如何。据说，他是在多年以前，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骑进村里。从此以后，他就和他的车在这儿定居了。那时的潘兴业还不是“老古董”，反倒是个商人，偶尔也做些修车的营生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来找他修车了，蹬几脚单车就能带回钞票的日子早就成为了过去式。那辆自行车他一直没丢掉，身为“老古董”的他，最爱的就是骑着自行车绕行整个村子。潘兴业抬起头，宅基地上美丽的小别墅一栋栋地向身后奔去。多年以前，这里本来也是和他一样的小瓦房。

“老古董”从商多年，自己好像却没有件货真价实的古董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当没有人和他做生意的时候，就算有古董也留不住。好在按照当下流行的讲法，他至少是“有房有车”的人士，这一生倒算不上彻底的失败。尽管被列为贫困名单中的一员，他却依旧不肯承认自己早已穷困潦倒。他和多年以前一样，骑着自行车，仿佛回到了那个属于自己的，意气风发的年代，车轮滚动，带起路边尘土飞扬。

他骑到鱼塘旁的道路，现在都变成了柏油马路。没了尘土，没了颠簸，骑在上面总感觉少点味道。他看着一片片鱼塘，胸口顿时被骄傲填塞得鼓胀起来。尽管现在的年轻人应该并不知晓，是他潘兴业的四处奔走，给死气沉沉的鱼塘打开的销路，带来了优质的育苗。潘兴业还记得村民们当时对他千言万谢，他自认为是带领村子摆脱贫困的先锋，迈入富裕的领袖......可现在呢？村子确实是越来越富，但“老古董”并没有。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主张，反而沦落到了如今的地步。他很想叹气，让自己感慨出沉重的声音。可“老古董”始终不能放下这口气，只得默默地离开鱼塘，继续骑着陪伴自己多年的车子。

行至路口，“老古董”突然听见发动机的轰鸣声。老眼昏花的他才看见一辆摩托车飞快地拐弯朝自己奔来。他赶忙用手拨弄车铃，却忘记了这生锈的铃铛不知何时起便失去了发声的能力。

于是，猛烈的撞击声代替了清脆的铃声。

所幸他的身子没有大碍，摩托车上的小伙见状也不想多惹麻烦，便甩给他一沓钞票了事。“老古董”怔怔地拿着这些钱，他好久没见过这么多钱了，上面散发的油墨味让他既愉悦又厌恶。

“真倒霉，碰上个不要命的乞丐。”小伙留下了一句抱怨后，马上离开了。

“老古董”回到家，那句话还在耳边嗡嗡作响。

他不是乞丐。

他发了疯似的挖掘着自己屋子的地面。终于，他挖出了曾经埋下的——一个古旧的木制盒子——能被称为“古董”的茶叶盒。他不喜欢喝茶，可那天他头一遭泡起了茶叶。

他又重新拿起修车的工具，自行车在经历这次事故后，已经很难支撑。可车子上的伤痕实在太多，潘兴业苍老的双手无法再使其起死回生。

夜晚，“老古董”颤颤巍巍地拿起茶杯，饮尽粗劣的茶水。他抱着茶叶盒，仍觉得痛苦空虚。

他不是乞丐，可他的自行车再也修不好了。即便再买一辆，也修不好这一辆。

他望向车子的眼神充满悲伤、绝望。

他似乎回忆起了什么，滚烫的泪珠从他脸颊上的斑驳滑过。

第二天，平静许久的村子发生了大事。“老古董”死在了自己的家中。

他的尸体躺在床上，怀抱着茶叶盒。一瓶碘伏放在了床头。还有一辆被碘伏涂成几近全黑的自行车，散发着刺鼻的气味。

“老古董”大抵是自杀的，人们发现了他留下的遗嘱，上面只有一个要求：火化尸体，然后将骨灰放进茶叶盒中。